

白先勇小说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探微

黄伟雄 [马来西亚]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白先勇的小说脍炙人口, 其中不乏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1988年, 白先勇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因此, 从白先勇的小说看同性恋的世界, 不再是雾里看花。白先勇以他独特的小说技巧描述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同性恋者的命运是充满悲剧的, 同性恋者一生被流在血液里的生理欲望孽魔纠缠。年轻俊美时, 尚能容易满足生理欲望孽魔的需要; 随着时光流逝, 年岁增长, 面容逐渐衰老, 再也无法轻易满足生理欲望孽魔的需要。为此, 老同性恋者得奔波劳碌、伺机寻找可以满足他们生理欲望孽魔需要的青春鸟, 不少的同性恋者也因着得了艾滋病而离开世界。同性恋者一生的命运是悲哀的, 白先勇悲天悯人的情怀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同性恋者的世界和他们黑暗的国度。

关键词: 白先勇; 同性恋; 性取向; 黑暗的国度; 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6-0730-05

同性恋者的世界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对于同性恋的形成和产生, 各个医学派系的专家都持有不同的见解, 众说纷纭。医学派系努力不懈地在这个谜团中打转, 试图找出一个具有科学性和肯定性的答案, 可是至今却没有一个定论。然而, 在文学的领域里, 已经有不少的作家从不同艺术的层面去探讨同性恋者的世界, 将这个神秘的世界, 人性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其中包括了当代文学作家白先勇。

白先勇在众多的当代小说家中算是一位奇才, 在文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深受国内外华人作家的赞赏与关注。他的作品结合了西洋现代文学写作手法和中国传统表现方式, 描写新旧时代人物的缅怀今非昔比的心境与沧桑、留学国外游子的失落和空虚及人世的兴衰和伤怀, 他也以同性恋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孽子》。在1988年4月底, 白先勇在接受《花花公子》记者蔡克健采访中, 首次公开了自己的性取向^{[1](553)}, 并谈论了其关于同性恋身份的话题。白先勇打从有认知以来便知道自己的性倾向, 他不打算改变自己, 他认为同性之间的爱是美丽的, 并且还引以为傲。白先勇成为众多东方同性恋者中最早, 同时也是最主动以自己性别倾向表态的中国作家。这次的表态无疑让后来的研究学者能更好地解读白先勇同性恋题材的小说, 深入到他的文本和意识世界。

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像希腊那般地歌颂同性恋之间崇高的恋情, 但也没有法律或道德上的严重对抗。皇室贵胄反对皇帝宠幸同性, 多数基于政治理由, 如汉哀帝深爱董贤, 甚至要让位给他, 朝臣是为夺权而反对。皇帝和男宠动了真情的还有文帝和邓通, 成帝和张放更是一个著名的例子^{[2](583)}。整体上中国对同性爱风气 and 接受程度也较西方宽容。在清代养男嬖的风气是公开的。有钱人养伶人、蓄男妓, 但在其他阶级里, 男与男之间也可以有很亲密、很强烈的关系^{[1](549)}。近百年来华人对于同性恋的歧视可说最严重, 当中深受西方影响。也许那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 除了“伦常”之外, 似乎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同性相恋^{[1](549)}。“同性恋”一词就是西方产物, 以此来标签非主流性倾向的人, 西方传教士囿于宗教立场视之为罪恶。

白先勇在其创作中, 从不同角度、人物和背景写了一系列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他描绘了这一群被社会沦为边缘人的同性恋者的群体生活, 追踪他们被社会伦理所鞭策、放逐的压迫, 同时也叙述了不同于异性恋的同性恋情感和爱情。在他公开同性恋的性取向之后, 从他同性恋作家的角度来探讨同性恋者的世界及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是最为贴切, 也是最为真实的了。

哈拉尔德·魏里在《读者需要作者》中说过,“在阅读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心中总有一个真实的、历史的作者形象。读者对他的依赖,读者总是自己从作品中看到这个真实作者的身影,一个由他在作品中的所有修辞性因素整合成的他的形象。”

从最早的《玉卿嫂》容哥暗地里对庆生产生纯纯的爱,《青春》年老的同性恋者对过去青春的缅怀,《月梦》中年长者对同性美少年的渴望和爱慕,到《寂寞的十七岁》中杨云峰稚嫩同性恋者的内心挣扎,再到惟一的长篇小说《孽子》,从年轻人的角度来写了同性恋者辛酸、坎坷的生活和困境。白先勇后期也发表了《Danny Boy》及《Tea For Two》,描述同性恋者相恋的故事和组织家庭后的甜蜜生活,可是最后主人公却得了爱滋病而死。白先勇的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勾勒出同性恋者不同阶段的心理状态及悲剧性的命运。在不同小说的构思中,白先勇把他们的悲剧命运层层勾勒,丝丝入扣,引人深思。

白先勇的创作从同性恋者的出生家庭和生长的环境开始探索同性恋者命运的悲剧意识。所谓同性恋者的命运悲剧意识,是当他们经由对自身悲凉处境的深沉思考而生成的对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与认知。同性恋者的欲望本能与生存困境的悲剧性冲突,是生成悲剧意识的渊源,属于无可逃脱的永恒劫数。在白先勇小说《孽子》的描绘中,大多数同性恋者的同性恋倾向和性心理障碍,都是由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和家庭环境所造成的。弗洛伊德认为,一般有问题的家庭都会产生有问题的孩子,特别是在歇斯底里患者里,可以发现那些或因死亡,或因离婚、分居,而过早失去父母亲之一的孩子,其全部爱情皆被剩下的一个吸收,因而决定了日后这孩子选择性对象时所期望的性别,终于造成了永久性的性倒错^[3](191)]。孩子们能够生长在一个美满的环境,得到父母的关心和照顾,他们就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正常健康和快乐地成长。埃里克森在人格发展阶段论(Erikson's Stage Theor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又称心理社会发展论中认为,在同一性对应角色混乱(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的阶段,是孩子形成自我意识和自我角色认识的肯定时期,同时也是获得同一感而克服同一性(角色混乱)的关键时期。所谓同一感,是一种关于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占什么样的地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努力成为理想中的人等依稀类感觉^[4]。孩子们若能够生长在一个充满父母关心和照顾的美满环境下,他们就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在生理和心理上健康正常地成长。

白先勇写了为数不少的短篇小说,而《孽子》是白先勇公开出版的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1977~1979年,单行本由新加坡《南洋商报》全本连载完毕,并在1983年出版成书。《孽子》描述了男同性恋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及他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以父权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激烈反应。虽然《孽子》没有像《玉卿嫂》及《月梦》那样大笔地描绘性爱的场面,但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算是一个突破性的题材了。过去数年间,在同性恋的圈子里,一个新的指称“酷儿”(queer),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5]。酷儿理论目前是性政治中的活跃分子,也是学术界十分熟悉和钟爱的一个理论。

《孽子》里的青春鸟的年龄一般都在20岁上下。这些不幸的孩子像小青、吴敏、小玉、老鼠、阿凤以及还有其他黑夜里在公园里彷徨、寻客及无所归依的小孩,他们被迫流浪到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男同性恋者聚集的场所,为了生活被迫向那些有同性恋嗜好的中老年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这就是他们这一群青春鸟的命运。他们在新公园里过着屈辱而放浪的生活,任人践踏,由人蹂躏。他们没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他们来自各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在那里他们为着自己的生存,无时无刻地与顽梗的命运挣扎、搏斗,常常被命运狠狠地击败后,还得继续沉沦,他们完全不是命运的对手。

既然同性恋的生活是如此的悲惨,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沉溺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淫乱世界里呢?

《孽子》的郭公公说“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这似乎道出了这群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先天的,无法根除的。白先勇也在一次采访中说他的性取向也许是天生的^[1](553)]。这就是命运,既然是命运的安排,谁也没有能力去抗拒,同性恋者似乎是不能除去这个被安置的性取向的。孔子曾经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6],而这里孔子所指的“命就是命运。”^[7]可见命运是一种由自然之天所形成,人力所无法抗争的异己力量和必然趋势。

二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男人的身体是最美的,所以男同性恋被视为时髦的风尚,相当流行,并不认为这是不正常^[2](573)]。同性之间的爱情是十分崇高的,甚至得到诗人和艺术家的赞美^[1](548)]。因此,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同性恋非但不遭排斥和鄙视,而且还一度是极为

受人尊敬和仰慕的。后来,随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出现,同性恋作为一种早期的社会文化逐渐遭到了排斥和禁止,被认为是一种丑不可耐的淫恶,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

根据贝尔在美国的调查发现,有相当多的男同性恋者对面孔姣好的男人先产生兴趣。然而,在被提及更特定的色欲刺激,如身体的某一部位,或渴望伴侣具有的特征时,最诱人的男性身体部位显然是胸部,紧接着的是臀部;对于生殖器本身也有不少兴趣。最受欢迎的理想伴侣最好是有运动员的身材,没有胡须,头发带有某种颜色,一张愉快的脸,高大的身材和硕大的阴茎^[8]。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曾经提到男性性器官的是在《青春》,老画家看到了“少年腹下纤细的阴茎,十六岁少年的阴茎,在阳光下天真地竖着,像春天种子刚露出来的嫩芽,幼稚无邪,但却充满了青春活力”,“我一定要抓住他!”老画家爬到岩石顶喃喃地说道:男人的阳具是最能引发男同性恋者发疯发狂的生理器官。男同性恋者最终要得着的无非是性器官的刺激、性欲上高亢兴奋的发泄和满足。老同性恋画家奋不顾身地想去抓住它,可是少年人却害怕地逃走了。可怜的老画家最后落得死在岩石上、手里紧抓的是一个晒得枯白的死螃蟹的下场。同性恋者对同性性器官产生莫名的兴趣,以及对同性产生强烈的性欲望是他们永远解不开的枷锁,也是把他们逼向死亡的莫名的力量。

心理性阴阳人理论学说认为,性倒错者的性对象与常人的性对象相反^[9]。男性倒错者有如女人,他们倾倒于男性生理和心理特征所散发出来的吸引力。他们自己觉得像个女人,需要男人贴心的爱怜。更甚的是,在肉欲上有一个条件却是根深蒂固的,就是对男性肉体魅力的爱慕及性器的迷恋^{[3](132)}。同性恋者在彼此爱慕和欣赏的氛围下,也会产生恋情。在人的生活情感中,白先勇本身认为同性恋异性恋都是一样的^{[1](83)}。然而,同性恋的恋情不是像异性恋那样,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并以身相许。有些恋情曾经令主人公热血沸腾,但当失去了对方的时候,表面上看似是平静的,但实际上是令主人公痛彻心扉的。《月梦》的吴医生就是在失去一段爱慕对方的恋情后,无时无刻在默默地等待另一段曾经让他眷恋而又刻骨铭心的感情能够再次出现。《孤恋花》虽然是描述女同性恋的故事,但是其悲剧却不是因同性恋而起,因此在此不加赘述。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一般的同性恋恋情都蕴藏着深深的悲剧意识,同性恋者的恋情实际上都不能像异性恋者那般的公开,能身无旁骛顺其自然地发展。因

此,在同性恋恋情中发生过不少极端的爱情悲剧。如白先勇《孽子》中的同性恋者可以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摧残爱人的生命、牺牲自己的自由并且大义灭亲。王夔龙就是在恋情的绝望中,拿了匕首直接刺进阿凤胸膛的人,阿凤倒卧在台阶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王夔龙过后被放逐国外,直到父亲死那天也不得回来。桃太郎在吃完自己同性伴侣十三号理发师的结婚酒席之后,毅然决然选择投河自尽“壮烈牺牲”,死后连尸体也永不浮现了,使十三号理发师永远没有机会见到他的尸体而留下终身的遗憾。同性恋者的恋情就是如此的极端,肯定是与男人性格里的男子气概息息相关的,男人与男人的恋情,在出现恋人移情别恋的时候,愤怒和妒忌导致彼此刚烈的性格碰撞在一起,激发出来的举动肯定是一发不可收拾,肯定是激烈又极端的。男同性恋者原本就属于少数群体,男同性恋者在失恋的时候,更不可能借着大哭大闹,引起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的恋情在大社会的制度下根本就是一场畸形的恋情。因此,同性恋者惟有的宣泄渠道就是走向感情宣泄的极端,做出不可思议的行动。同性恋者的命运是悲哀的,同性恋者的爱情遭遇更是一个个演不完的悲剧。

白先勇的同性恋小说中,大部分的同性恋者都来自有问题的家庭。当他们还是花样年华的时候,能够选择自己心仪的对象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或许也能靠出卖肉体赚取金钱过着挥霍的日子。可是,到了晚年,他们大部分都过着悲凉的生活,有的被爱滋病病魔折磨,还有的被迫走上自杀的道路。同性恋者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经常需要经历非常人所能经历的苦楚和压迫。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年轻的同性恋者经过岁月的洗礼,都变成了迟暮老者。《孽子》中有一群老同性恋者,如杨教头、盛公、郭公公、阳峰、老周等。他们不再气宇轩昂,从前的阳刚魅力已经无情地离开他们,剩下的是一个衰残佝偻的身躯,浮动着一缕白发和一枚残秃的头颅。然而,他们的血里头还流着那股永远不能驯服的同性恋生理妖孽。他们始终贪恋、渴望新公园里青春鸟儿的肉体,他们的灵魂被欲望焚炼得痛不可当,身子里裹不住澎湃欲火的煎熬,等待着时机释放被压抑得任何时刻即可爆发的欲望火山。这一群年老的同性恋者,每到夜间就如冲出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到公园来四处狩猎。整个漆黑的夜晚,他们绕着公园里的池子打圈圈,一双双闪着欲念的眼睛,到处贪婪地张望着。

在幽冥的夜色里,老同性恋者在黑暗深处不停地寻觅、奔波、追逐待擒的猎物。黑暗中,那些夜行人

的眼睛，像野兽的瞳孔，在炯炯地闪烁着充满强烈欲火的荧光。这是煎熬难耐的欲望以及那漫长夜里炙得人发疼发狂的寂寞驱使他们来到公园，他们气急败坏地在公园里不住地穿过来、穿过去。虽然如此行动是费神费力、疲惫劳累、卑鄙下贱、羞辱人格的，但是他们还是期望会有那么一丁点的捕获。自身无法摆脱性心理妖孽的折腾，使得他们不得不去寻找、哀求或用金钱来买取青春鸟的肉体，满足一时的需要。这是年长的同性恋者的悲歌。

老同性恋者的晚年是孤单、寂寞、落魄和悲凉的。《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年轻时的朱焰，也有一段威风凛凛和风光的日子。只是经过岁月无情的洗礼，迷人的青春已逝，容颜不再俊美，再也没有吸引年轻同性恋者的魅力，但是，在血液里翻腾着的欲望不曾平息，无时无刻地在煎熬着他。同性恋的淫魔催逼着他要把内在澎湃的欲望释放出来。他看到了一个长得标致的学生，借故问他要不要当明星，就不由自主地追上前去，疯狂地张开手臂将那个男学生搂到了怀里去，那个男学生惊叫起来，路上登时围拢了一堆人，他后来被警察捉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朱焰从监狱出来之后，他一个人靠在栏杆上，仰起那颗白发蓬蓬的头，他那瘦削的身影，十分嶙峋，十分傲岸，矗立在那里，对于周围掀起一阵窃窃私语及嗤笑，他都装着不闻不问似的。朱焰沦落到如此地步，他不敢对自己再有任何的奢望，因为事实上他确实不是以前那个年轻俊美、青春活力的电影小生了。他必须接受年华不再的残酷事实，正视人间的现实。他如今惟一的出路就是无奈地面对和认同旁人的指指点点，孤独地退缩在自己大势已去的晚年里，和其他老同性恋者一样，开始徘徊在新公园，寻找与等待青春鸟的青睐。

三

同性恋者的存在往往受到社会严厉的谴责、排斥和抨击。社会人士将同性恋者认定是罪恶，认为他们不仅是有罪，而且罪恶深重。还有人认为同性恋是疾病，有病就需要治疗。同性恋者开始感受到来自对社会规范恐惧的压力。同性恋者之中存有严重的压抑感和心理不适感，但其根源不在同性恋倾向本身，而在于因同性恋倾向导致的社会适应问题^[10]。

虽然同性恋者的生活是被社会唾弃，遭人鄙视、讪笑、侮辱，但是白先勇很乐观和积极地认为这个社

会不是为了少数人而设计的。社会上的礼法、习俗、道德，都是为了大多数而立^{[1](82)}。只要同性恋者能够接受自己，并以肯定自我的态度面对和维持为人的尊严，就能够与大家站在同一条线上，为自己将来的幸福，勇敢地活下去。

白先勇认为同性恋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任何人为界限，自古而今都一直存在的现象^{[1](555)}。在白先勇的创作中，没有因为同性恋者是少数民族群，就避忌不写或者歪曲他们的人性和感情。同性恋者也和一般人一样，他们有正面、高尚、善良和正义的人性。同性恋者对爱情、亲情和家庭的渴求与热爱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只是性别不同。白先勇对同性恋者持有怜悯之心，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白先勇以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敏锐的触觉和细腻的文笔把他们的遭遇和心声写成文字，让读者深层次地了解他们的世界，从人性方面去包容和接纳同性恋者的社会特殊身份和文化意蕴。

可是，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医学界发现爱滋病毒无疑在男同性恋者的生理健康问题上敲起了警钟。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间，洛杉矶地区高特列医生(Dr. Micheal Gottlieb)首先发现5位男性病人患有肺炎虫型肺炎(PCP)，患者皆为同性恋，其免疫系统严重失调。再加上美国爱滋病最先发生于男同性恋之间，许多人，甚至医学界遂误认为爱滋病乃男同性恋者独特的疾病。于是一些传统反同性恋团体及个人，开始大肆攻击同性恋，包括电视布道家佛威尔(Jerry Falwell)也在电视上宣称爱滋病是对同性恋的“天谴”。

由于爱滋病的肆虐给男同性恋者带来恐慌，白先勇写了《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两篇小说。《Danny Boy》描述了爱滋病人临终前被爱滋病毒折磨的难堪和痛苦。《Tea For Two》描绘两位男同性恋者都患上爱滋病的丑陋形态和沮丧，更甚的是这一对男同性恋情侣选择了自杀了结终生。白先勇同样把爱滋病所带来的恐惧和病患的真实面貌，毫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白先勇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英文原文是：I wish to render into words the unspoken pain of the human heart^{[1](544)}。白先勇的写作技巧匠心独运，在书写那些无法说出的痛楚时，处理得十分冷静，绝不会进行刻意煽情的强说，导致小说堕入不能自拔的浓郁感伤。

《Danny Boy》中云哥的命运虽然不是尝尽青春已逝的寂寞，但却是另一个命运的悲剧。当他对K做

出疯狂的同性恋举动被控告后，遽然逃离台北。云哥是在仓皇中逃离那个城市来到纽约的，很难想象一位经常被称赞的模范老师，竟然会做出如此悖德的丑行来。在纽约这个庞大而又冷漠无情的大都市，藏身在曼哈顿汹涌的人潮中，要消声匿迹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云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台湾，至到最后在美国病发离开人间。恐惧和害怕台湾社会对同性恋者的舆论抗拒与排斥，不外是云哥忍痛离开台湾只身去到美国生活的主要原因。白先勇自身的生平境遇是否也和云哥那样须要面对同样的社会压力？白先勇至今还没有真正公开他与王国祥的关系，两人只以好朋友相称，再加上白先勇至今也还没有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定居，这和云哥的难言之隐相当相似。他在《树犹如此》里，就详细记述了他和王国祥之间长达数年的深情厚谊。他与王国祥17岁认识，那时他们都在建国中学念高二。白先勇说他们“一开始便有一种异性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文字虽用得隐晦，知道内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四

不管人世间是多么的充满温情和人性，同性恋者的命运还是悲哀的，他们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他们必须要屈服在命运的掌控之中。这个流在血里的孽魔，是与生俱来的孪生怪胎，也许在人生的开始还可以与之和平共处，在被人唾弃鄙视的氛围下尽自己所能喂饱它没有极限的需要。可是在人生的穷途末路时，衰

残的身躯岂能承担得起它的折腾呢？男同性恋者的生命悲歌依然要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男同性恋者，注定要屈服在这孽魔的淫威下，毫无抗拒地渡过悲剧性的一生。身为一位男同性恋作家，白先勇深深体会到他们的悲哀与无奈，对同性恋者的晚年与悲剧命运别有一番感触与唏嘘。白先勇悲天悯人的情怀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以及他们在隐秘黑暗国度里的挣扎与浮沉，感叹命运的难于抗拒与无法理喻。

参考文献：

- [1] 白先勇. 第六只手指[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553.
- [2] 刘达临. 性与中国文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3] 林·施李德. 情感世界—弗洛伊德 荣格 阿德勒[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 [4] 龚维义, 刘新民. 发展心理学[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29-30.
- [5] 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 337.
- [6] 马恒君. 论语正宗[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235.
- [7]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40.
- [8] 魏秀惠, 张爱分, 王春祝. 同性恋者的爱与性[M]. 台北: 洞察出版社, 1987: 8.
- [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性欲三论[M]. 赵蕾, 宋景堂,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10.
- [10] 葛尔·罗宾. 酷儿理论[M]. 李银河,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On the tragic fate of homosexuals in Bai Xianyong's novellas

Wong Wee Shung (Malays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Bai Xianyong has written many novellas which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Among these marvelous novellas, some pieces portrait the motif of homosexuality. In 1988, Bai Xianyong acknowledged his homosexual tendency. Hence, to explore the world of homosexuality through the studies of Bai Xianyong's novellas is no more in vague impression. Bai Xian Yong has written in his novellas to expound the tragic fate of the old homosexuals with a very unique and distinctive way. The melancholy feeling of Bai Xianyong in these pieces permits readers to comprehend the homosexual world and the kingdom of darkness in a more profound way.

Key words: Bai Xianyong; homosexuality; sexual tendency; kingdom of darkness; tragic fate

[编辑: 苏慧]